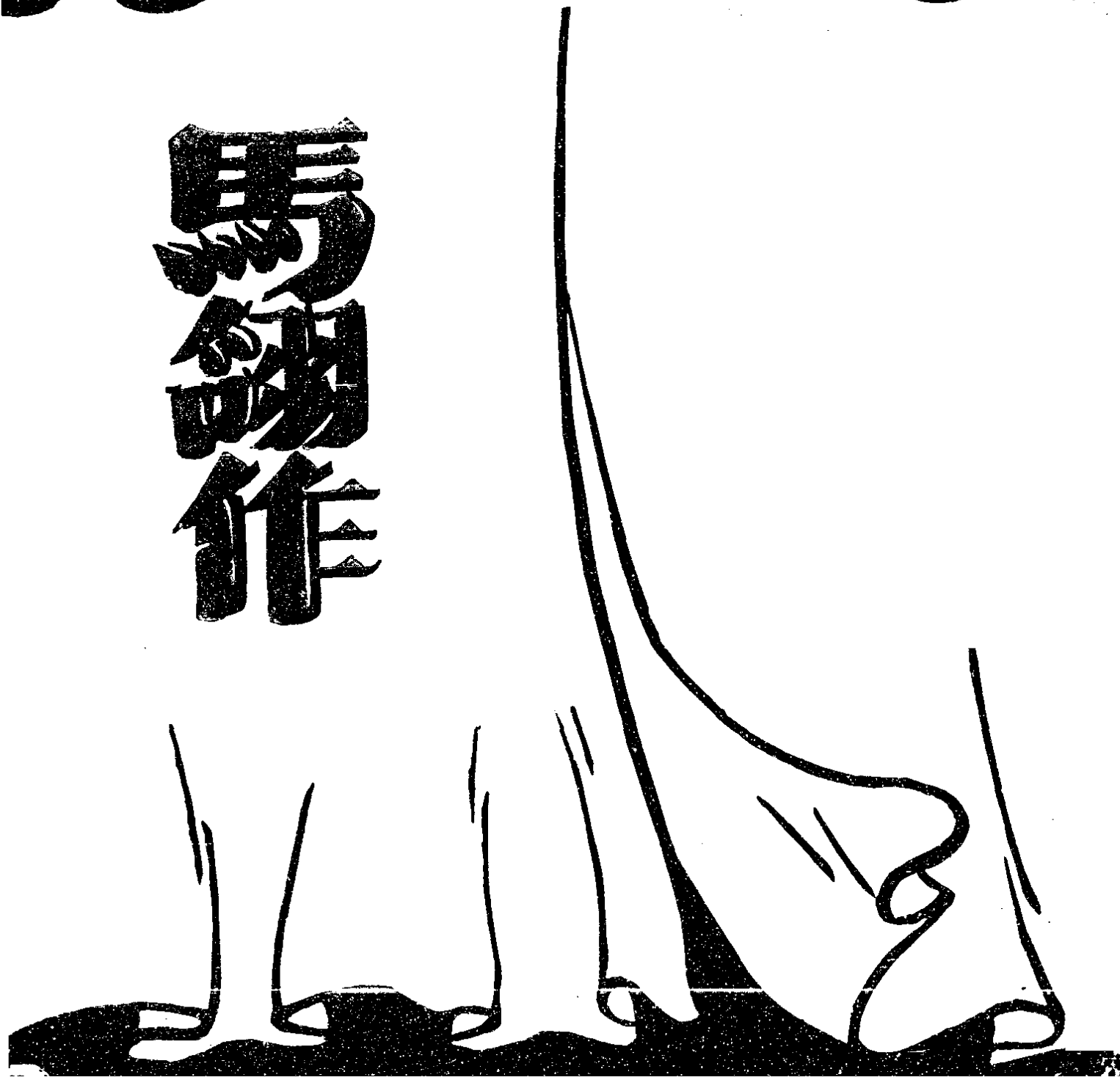


序慕曲

馬翊作



自序

「馬翎」

中美日報「藝林」裏所刊的關於，「周正行女士為了反抗封建家庭，為了崇高的事業而毅然脫離家庭」。並且，我因此而感嘆着：回憶着：同時第五中華職業補習學校在暑期裏也舉辦了「中華影劇研究班」。所以，為了要給他們一個演劇任務的宣傳，並且以便供給他們做練習的機會，「序幕曲」是這樣之下寫成的。

最初是想寫「到何處去」！那是根據周女士的故事，臨寫時又改變故事的內容，故改成「序幕曲」。

「中華影劇研究班」計劃發行獨幕劇小叢書，「序幕曲」算是第一集，以後想不定期的繼續刊行下去。

這一本小小的書，在目前這樣環境下在經濟拮据的我們：資本是相當可憐的。所以，關於莊庚，沈信，黃彬，張敏普，沈仲良諸兄的援助，特此誌謝。

馬翎于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日深夜燈下。

序幕曲

馬翎著

人物：

周花子（飾陳淑珍女角，年約十五六左右）

鄧衛（飾毛穗農男角，年約二十餘）

周鼎（花子的胞兄，年約二十一）

謝子翼（洋行經理，年約三十餘）

黃岑（生離死別導演者。）

時間：

一九四一年，夏日。

地點：

上海。

佈置：

排戲室。

開幕：

將近傍晚時分，天色很明朗，四週寂寞，遠處續續斷斷傳來一聲聲的汽車聲，從窗外透射着一些金黃色的陽光進來，室中顯得很暗，一個年青人，他獨自溜進來，好像是有很多的優慮堆積在心頭一般的難過，徘徊了一刻，倚在窗口，抽着煙，金黃色的陽光淡沒了！室內顯得更烏黑。

突然有少女的喊聲，由遠而近，「鄧衛，鄧衛……」室中的青年聞聲飛奔而出，

(1)

485030



刺激的音樂聲起，忽漸靜，少女與青年發現在門口，青年伸手開亮電燈。
少女坐下來暗泣着：青年焦急的站在她的身邊。

衛：（安慰她）花子，別哭了！事情又不是哭了就可以得到一個結果的！花子抬起頭來！勇敢一點兒，至少我可以幫助你，（現着微笑，英俊的臉流露着不少有為的志向。）在現在這個大時代裏，我們年青的，有的是勇氣，還怕什麼呢？

花：（抬起頭，停住哭。）爸爸說：演戲的人是一個戲子，是一些下流的人物才幹這些工作的，他……他反對我參加演劇工作，為了我給他許多反證的話，他……他便氣得連書都不給我唸了；啊！衛：你再給我說一說吧！我們演劇工作不會錯的吧！

衛：（堅決地）不會錯，花子：你只要看看我們多少少的同伴們！他們都帶着這種工作，在遠遠的地方，他們日日夜夜，辛辛苦苦，冒着險，他們為的是什麼呀！不會錯，花子，堅決一點兒：現在你是要勇敢的呀！

花：勇敢，衛：我沒有勇氣我今天就走不出來了！

衛：花子：（多情的）你真有希望。

花：有希望，有什麼希望呢？

衛：是的，一個人無論是幹什麼工作，要是不怕磨擦，有勇氣的，他們都是很可愛的，都是有前途的，（突然）花子，你的父親說你是戲子，他是怎麼樣說起的呀！

花：不，衛：這一句話，不是我爸爸想出來的，是……

衛：（緊張地）是誰說的。

花：（底頭不答）……

衛：（逼着她）花子，說呀！

花：（悲憤地）衛：我說咧；你別生氣，事情是過去了！希望你不要跟他……

衛：（明白了「大半」他，是他，好！（咬住牙關），好！我早就看穿這個小子是破壞我們的工作的東西。

花：衛！你怎麼？你不能和他發生什麼衝突，因為他現在和我的爸爸很要好。

衛：（爽直地）我可不怕他。

花：你不怕他，那麼我……

衛：你，啊！花子，要是我們在上海幹不了的話，那末！我們走吧！走到合理的地方去，

花子：我實在看不下去！

花：你看不下去；難道我就看得下去嗎？

衛：他媽的，謝子翼這傢伙，等我演出了「生離死別」之後，我一定不會待錯他的。

花：衛！他在我爸爸面前很投機的呢？說什麼以前他跟你在一塊兒瞎鬧，到現在才知道是上了你的當。而且，他教我的爸爸應該怎麼樣來把你把我隔開，就連我的哥哥也被他的花言巧語同化了！

衛：（冷笑一聲）這傢伙，只會到你爸爸面前說說，他為什麼不在我面前說一句呢？可是，花子，你想怎麼辦呢？難道就讓這混蛋這樣對我們破壞嗎？

花：我也是為了這樁事想和你商量商量；他，他有的是錢，我爸爸倒對他很合意，每天到我們家裏來總是帶了許多禮品，送給我爸媽？（停一刻，失望地坐下）為什麼做爸媽的多半是把女兒當做賣買呢？難道我們女人們生來就是貨品嗎？

衛：花子，你能這樣想就好極了；花子：你是不是貨品呢？

花：你看是不是？

衛：我是不識貨的呢？

花：我就是貨品也不是錢可以買到我的。

衛：可是，花子：上海這個地方偏偏給你相反：

花：那為什麼呀！

衛：那因為她們都給錢買到了；而且：錢可以買到女人們的身，也可以買到男人們的靈魂。

花：衛：（甜蜜地）我們的事，你打算……：

衛：花子：（熱情地）我打算把我的心交給你做證，你看夠不夠。

花：（低頭微笑不答……）……：

衛：花子：我想走咧；

花：你到那兒去；

衛：我想到導演先生那兒去；

花：怎麼？導演先生不來了嗎？

衛：來的：不過：我想請他早一點來；同時，關於你家庭的事也可以請他想一個法子來解

決解決。

花：不，衛：你還是不要走的好：我一個人在這裏，我怕。

衛：也好！（走到窗邊，遙望着遠處。）

花：（踱到他的背後，也同樣的遙望着。）衛：我喜歡這樣的晚上，沒有星，只有月亮。

衛：你不會感到太靜了嗎？

花：衛：你呢？

衛：我嗎？我覺得現在夠熱鬧了！

花：是不是聽到了外面的虫聲呢？

衛：不是。

花：月亮的光照到房裏來：

衛：也不是：

花：那是……（稍微明白了些，然而反而難為情的底下頭去）……

衛：那是因為……因為我的花子，（抱着她。）

花：要是我爸爸把你我硬拆開去呢？

衛：那我就會跳下黃浦灘去！

花：（氣憤地離開他。）這樣一個男子漢，倒會這樣沒有勇氣，那我看錯人了：

衛：可是，花子，你看我會這樣嗎？我的花子，我雖然應該表示這種話，可是這樣的下場
我是不做的，因為值得我為了你而活着而鬥爭的路多着呢？

花：那你說一條來看看：

衛：要是我的花子給人關在籠裏的話，我一定要開放她。

花：人家不許你開放呢？

衛：為什麼不許呢？

花：當然囉，因為關我的人是有錢有勢的。

衛：然而我是一個鐵漢，我會把拳頭奉敬這種人。

花：（突然聽到有人走近他們的房裏來。）聽：衛，好像有人來了；（驚異地緊抱着他。）

衛：（注意着門口。）不要怕，也許是導演來了！

花：（放心一些）今天只有排我們二個人的戲嗎？

衛：是的。

（忽然門口發現另一位青年人，他是花子的哥哥，雖然也是一個學生時代的人物，可是，他的腦袋是很落後的。）

花：哥哥：

鼎：妹妹：回去！爸爸叫你回去！

花：哥哥：（慢慢走近他。）我不回去；我的戲還沒有排咧；啊！鄧衛：我來給你介紹吧！

這是我的哥哥周鼎……（鼎不理，轉過頭去。）這位是鄧衛……鄧先生……

衛：（伸手去）周先生：坐下，我們談談好嗎？

鼎：（不樂意）談什麼？我是來叫妹妹回去的，我又沒有想着跟你談話的。

衛：哎！你這是什麼話呢？我的意思是令妹在課餘來演演戲是很正當的。

鼎：（看他一眼，不同意他的話。）演演戲，跟你談愛情是演戲嗎？那太正當了；莫怪我的

爸爸要反對。

衛：（一時想不出話來，停一刻。）那倒不能這樣，令妹和我的事，我相信不是一定要借演劇的機會，我愛她是在任何一個機會中都有可能發生的。

鼎：可是這是你的機會是嗎？

衛：想不到，年紀輕輕像一個老古董。

鼎：你說什麼話，（氣喘）

衛：（諷刺地）我說你不像花子的哥哥，倒像花子的爸爸呢？

鼎：（氣憤得透不過氣）這是什麼道理，我想不到你會這樣取笑我。

衛：正和我想不到今天看到一位小老頭子一樣。

鼎：媽的，（跳了起來，伸手要打他。）

花：（驚慌地把哥哥拉住。）哥哥：我求你先回去吧！別再說什麼咧！

鼎：（爽直地）我先回去，那給他的機會太好了！不行，妹妹！你跟我回去吧！爸爸說，要是你不回去，說不定媽會來的，媽放你到這地方來，她老人家給爸爸罵得夠苦哩！

衛：朋友：我們都是年輕的人，你何必這樣固執呢？朋友：我要和你談一談，我不相信你會老咧！戲劇是一種新事業，它是社會的一種教育事業，幹這種事業的是我們年輕的人，我想：你該同情令妹這種舉動的。

鼎：我不高興，我不高興……

衛：並不是高興不高興的問題，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再說：你的爸媽是年老咧！他們的時代已經老咧！當然新的時代新的社會裏許多新的事業是需要我們的，假如我們不幹難道等他們來負責嗎？

鼎：（稍動。）可是，我的爸爸偏偏要反對，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衛：當然，那就是封建時代裏的殘酷，他們不但阻礙我們新的工作，而且在不斷地殺害我們新的青年，朋友：你是會明白的，我們大家都應該站在同一條戰線上，是不是。

鼎：（初醒。）鄧先生：你的話是對的。可是，爸爸一定要她回去呢？

衛：聽令妹說過，你們的爸爸很喜歡你的。這樣，你正可以在你爸爸面前設法援助她。

鼎：可是，要我的妹妹回去，不是完全為了反對她演戲，這其中還……

衛：（搶話）還有謝子翼的原因嗎？這傢伙，我知道是他在你爸爸面前鬼鬼祟祟才弄得這樣的。流氓，（憤恨異常）朋友：中國現在不是在燃燒中嗎？是的，把這些舊的都燒光它。所以，我們需要努力！你有和我們一般的熱，一般的光，你是新的青年，你應當做我們新時代的主人。

花：（興奮地）鄧衛：我們「生離死別」裏不是少了一個角色嗎？

衛：是的，是陳淑光，是做你哥哥的。

花：讓他（指周鼎）讓我自己的哥哥來演好嗎？

衛：（發現了新大陸一樣高興。）那好極了！

鼎：（到底他是一位有情感的人物，他聽到了他自己也要演戲，心裏真有又驚又喜之感。）
妹妹！我不會的……

花：你已前不是也在學校裏演過「小小畫家」的歌劇嗎？

鼎：（失笑）那是很小的時代了；（回憶）那個時代還有許多人稱贊我演唱得好呢？

衛：（交一本「生離死別」的劇本給他。）你先看看再說：等導演先生來了！我給你介紹就行了！

鼎：（接劇本，翻閱着）陳淑光，他是一個壞蛋呢？還是一個……

衛：和你一樣，年青的，有熱有光，有正義，有靈魂！

花：（活潑地跳着對哥哥說）哥哥：你唸一些話給我們聽聽：

鼎：（唸台詞。）「那還用說：媽是一個封建勢力下的苦女人，她老人家是不會有什麼的……」

……」妹妹：這……這好像是在說我們自己的媽一樣呢？（越想越好笑起來）

花：（笑着說：）很像，很像。

衛：還有像的人呢？

花：還有像誰呀！

衛：你猜猜看，這劇本裏有一個人物叫馮子臣的像誰呀！

花：（一想就着）啊！像謝子翼嗎？

衛：花子真聰明。

鼎：馮子臣有錢嗎？

衛：而且還有勢呢？

花：（想起一樁事）啊！哥哥，我問你，謝子翼今天到我們家裏嗎？

鼎：（也想起了一件事。）啊！妹妹！我忙了告訴你，因為謝先生他今天買了許多什麼綢呀

！緞呀！送給你。

花：送給我……

衛：你爸爸怎麼說：收了沒有：

鼎：當然是收了；不然他也不會要我來叫妹妹回去！啊！妹妹：還有一句話我不便告訴你。

花：為什麼呀！你說好啦！

衛：是的，你說了！我們可以想法子呢？

鼎：謝子翼，他今天還向我爸爸說：他愛你，（向花子）爸爸答應他，並且要他聘禮一萬元。

花：（難過的坐下來）笑話，笑話，爸爸真的把我賣了！

衛：一萬元的代價是很可觀的咧！

鼎：說不定，這傢伙等我不回去他會到這個地方來找你。

花：（狠狠地）他，他真的會來嗎？

鼎：他一定要來把你叫回去，現在你是屬於他的人咧！他跟爸爸說：年輕的男女混在一塊兒總不是好事。

花：讓他來吧！（向鄧衛。）衛：要是他來找我，你看怎麼辦，你看該怎麼辦呢？現在只有你咧！爸爸是他的人，他受了這傢伙的錢，他把我賣了！

衛：（態度反而自然而鎮靜下來）花子，你別怕，讓他來吧！只要你不變心，我永遠是幫助你的。

鼎：可是，他說：你們這次演出，他有辦法破壞你們演不出戲，要是你們和他衝突的話。花：破壞，他有什麼理由。

衛：也許錢就是他的理由。

鼎：鄧先生真聰明，有錢的話，什麼歪理都變成正理咧！

花：（憤恨地）我不會饒了他，我一定要打他的耳刮子。

鼎：你打他，他……媽媽說他是財神爺！你打財神爺……哈哈……（一陣狂笑）。

花：（苦笑着）你們看：我打財神爺給你們看：（外面突傳進來汽車喇叭幾聲，接着汽車似乎停住了。）

（三人聞聲都緊張地走到窗外張望着……）

鼎：妹妹，（將手指窗外遠處）是他，是他來找你咧！

衛：（含恨在心）媽的，財神爺，好！花子：我到裏面去躲一躲，看他敢怎麼樣待你，（匆匆走到內室門口，轉身向花子。）你不要說我在這裏，（對鼎。）我看，你也進來吧！

鼎：（想一想）不，我躲在窗外好！

衛：很好；你見機行事吧！

鼎：我知道：（跳出窗外去。）

衛：花子：你不要駭怕，我已經打好主意咧！

鼎：（在窗外伸頭進室）噓！他來了！（即刻底下頭去。）

衛：（聞聲匆匆地進內室。）……

花：（鎮靜地坐下，若無其事的唸起台詞來）「啊！可愛的中國……」

（一個十足都市紳士型的人物，年紀約有三十餘歲，嘴裏含着雪茄煙，手裏拿着司的克，他進門時，就有一陣紳士型的笑，「格格……格格……」）

翼：花子：你一個人在這兒嗎？啊！不，也許你在待誰呢？是嗎？不是我吧！花子：我今天有件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送給你，（靠近花子。）你……哎，你猜猜看是什麼東西。

花：（冷淡地）我不會猜。

翼：不會猜？為什麼呀！隨你說一句看：反正是很寶貴的禮物。

花：謝先生：你要知道我是最怕世界上最寶貴的禮品的，你千萬不要拿這東西來嚇唬我。

翼：（奇怪之至）什麼？你怕寶貴的禮物，他不會吃人，也不是醜樣子，他是很美觀而惹人愛的禮物。

花：不，我生來就恨他，因此很駭怕他。

翼：真的嗎？那就遭了；那會有這樣的事，花子：你是在跟我開玩笑的吧！我拿出來給你看看（欲拿出這寶貴的禮物）你別怕……

花：（裝出很驚懼的樣子。）謝先生：你別拿出來！我真的怕它，我真的……

翼：（結果他把這寶貴的鑽戒子拿出來了！）花子，你瞧，這是多麼美呀！和你一般一樣的美，（花子不是嚇呆了是急呆了！可是謝子翼把鑽戒子穿進了她的指。）花子，這是我向你求婚的證據，你答應我吧！

花：（花子眼睛裏含着淚水，心裏有說不出的痛苦，她只是怔住了，一句話也不說……）

翼：怎麼呀！我的安琪兒：你怎麼不說話呀！花子：你不要驚奇，我已經跟你爸爸說好了——答應我吧！我的汽車也待在門外，我們今晚可我到維也諾舞廳去舉行訂婚禮，我的友人都待在那兒，花子，你說話呀！

花：（爽直的）我近來很忙，我要演出，我沒有空跟你做訂婚的賣買，謝先生：我希望我們永遠是好朋友。所以，我希望你愛護我們的工作（把鑽戒子脫還他）。

翼：（失望地站起。）花子：你……（稍轉生氣。）你是拒絕我了！可是：你的爸爸答應咧！你再這樣不識好壞，那我就執行我的義務哩！

花：（驚憤）義務，你對我有什麼義務呢？再說：你不要以為我們女人是好欺的。

翼：（自知言之過早，故突軟化下來。）花子，你不要誤會，我的義務是說我向你……：

花：好了！謝先生：請你走吧！因為這地方是排戲室，不是求婚室。

翼：（不進不退。）花子：你我之間就沒有一些面子嗎？你要知道：鄧衛他愛你。可是，他只有叫你吃苦，他擺在你面前的都是困難，你到底愛他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值得你留戀呢？花子，我愛你的聰明。所以，我希望你聰明一點。

花：謝謝你，謝先生：我覺得沒有福氣接受你這樣感情，請你原諒我吧！

翼：（奸滑的一笑）我這些話，你沒有想過嗎？難道我錯了！我的人格比不到那個戲子，話頭又要轉轉，你家裏雖然不是有錢的，可是你爸爸是一個很體面的商人，戲子是世界上最下流的人物，你小姐的身份也給那種人沾污了！

花：（憤甚）哼！你好，你好！戲子，戲子，你才是世界上最下流的人物，自私自利，為了滿足自己，你就破壞我們的工作，侮辱我們的名譽，謝先生（指）走吧！沒有什麼話可說咧！

翼：（難堪的臉上還挽強裝出一絲笑容來。）也好！那沒有什麼關係，可是，小姐：你爸爸的生意失敗哩，他給我商量的款子，哎！一萬塊錢我也不會給他的，跟你爸爸說：我的電話是「三四三四九」。要一萬塊錢的話，就叫他給我一個電話，小姐：再會哩！（一陣冷笑，欲出。）

衛：（氣憤衝出。）你這狗。

翼：（回轉，見鄧衛做驚異狀）什麼？你……：你也在這兒……：

衛：（衝過去做打狀。但，給花子攔住了。）你……：我一定要打傷你的腿。

花：（抱住他）鄧衛，你別跟他鬧了！讓他走，讓他走吧！

衛：花子：他為什麼罵我，我倒要問問他，我和他是什麼時候結下這仇恨的，你說……：你

說呀！（掙扎想衝過去打他）

花：（緊緊的抱住他）啊！鄧衛，你不要鬧了！你……

翼：（半驚半憤。）好！看你神氣，看你神氣……（想退去，可是走到門口碰着花子的哥

哥進來，他以為救星已到，得意的叫喊起來！）花子，你的哥哥來咧！哎，周先生：我是勸令妹回去的。可是，（指花子與鄧衛）你看他們這樣子就是排戲呀！真是，真是

（勝利的一笑。）

鼎：可是：謝先生你剛才不是也在這兒排戲嗎？哎！演得很好！

翼：（驚異。）什麼！你……

鼎：我來了很久，因為我看見你和花子在排戲，所以我沒有進來！

翼：（急）不，不，我不是排戲……

鼎：（稍氣）為什麼呀！那不行，謝先生你既然不是排戲，你是在調戲我妹妹嗎？好！我一定妥和你去見見我的爸爸，想不到，你這笑面虎。

翼：（謝急無言可答。）……

花：（哭泣着倒在哥哥懷裏）他……他欺侮我，他恐嚇我……

鼎：（安慰她。）妹妹：你們安心排戲吧！我跟他到爸爸那兒：我親眼看見，（向謝子翼

。）謝先生：走吧！

翼：（底頭嘆了一口氣。）唉！倒霉，好！好！上了你們的當咧！

（子翼與周鼎下。）

（隔一回，汽車聲從近到遠去了。）

（花子和鄧衛走到窗口，望着汽車，花子笑着倒在鄧衛的懷裏。）

花：衛：想不到這樣可憐的人是這樣結果的。

衛：（現實的）可是，我們不要太樂觀啦，這種人他是不會因為這樣他就會知道知已是錯了！你剛才不是聽到一句話嗎？

花：什麼話呀！

衛：你的爸爸做生意失敗了！

花：這又不是我們累了他的。

衛：可是他需要錢去補救這個失敗呀！

花：錢。

衛：是的，他不是和謝子翼借一萬塊錢嗎？那麼，你哥哥和他到你爸爸那兒去說不定我們會得到勝利。

花：那末，我們該怎麼辦呢？

衛：（突然黃岑進室。）黃先生：

花：（跳躍的站在他的面前。）黃先生：我們剛才鬧了一樁事。

岑：（手裏一包東西放下來）是什麼事呀！

花：有人破壞我演戲，爸爸也不允許我了！（哭泣）

岑：花子：不要哭，我們只要認清目標，在黎明之前，一定要經過黑暗的，這幾天中美日報上不是也有登着周正行女士也為了家庭反對她幹劇運的消息嗎？

衛：黃先生：這是證明我們還需要努力！

岑：不錯；過渡時期，一切都需要咬住牙關苦幹，（沉思一刻，翻開「生離死別」的劇本。）來，我們排戲吧！排完了這一幕再說。

花：黃先生：是第二幕嗎？

衛：第二幕第二場。

岑：對了！來！預備，（他一手拿着劇本，一手做指揮姿勢。）毛穗農和陳淑珍一塊兒親密的走出來！

（鄧衛和花子走到台角，然後裝出親密的樣子，慢步而來。）

（走到台中間，男的痛苦的仰着天望，女的底頭坐下來。）

衛：（飾毛穗農）「月亮起來了！這圓圓的，今天是十五呢？還是十四？」

花：（飾陳淑珍）「（低頭不語，但却偷偷地笑了一聲）」……

衛：「淑珍，你剛才說你二姊怎麼樣？是不是給子臣打過呀！」

花：「看他一眼，怨恨地。」你這個人老是會忘記，我剛才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訴你，我二姊為了幫助我們倆的事，和子臣吵嘴，給子臣打了嗎？」

岑：（把手一揮）不對，花子：你對毛穗農那樣一看，不夠含意，根本這個時候，淑珍對穗農熱情的看他，應該是恨中含愛的，好！再來！（淑珍重複地對穗農說了一趟。）

花：（向岑）導演先生：這回對不對。

岑：好！很好，預備，再繼續排下去！

衛：「啊！對了！你還告訴我，她……你二姊還受了傷嗎？可是，二姊後來……」

（周鼎匆忙進來。）

鼎：（氣喘不息。）妹妹！妹妹！

花：（停止排戲，趨前。）什麼事，哥哥。

鼎：（喘了一口氣）我跟謝子翼去見爸爸，可是，爸爸不聽我的話，反而說謝子翼的話是對的，妹妹：你現在還是躲一躲的好！爸爸自己上這兒來了！他氣得什麼似地：

花：（回頭對鄧。）怎麼辦呢？

衛：（鎮靜地）別怕，雖然他是我們的長輩，可是他不能吃掉我們！黃先生：你看怎麼辦。

衛：（鎮靜地）別怕，雖然他是我們的長輩，可是他不能吃掉我們！黃先生：你看怎麼辦。

岑：（無限痛苦）事情已經弄成這個樣子咧，我們只有準備着鬥爭，大家拿出勇氣，在這一個半封建的社會裏，我們是需要爭取的，擺在我們眼前像這樣的太多了！讓我寫成一個劇本，告訴大家。（遠而近的汽車聲。）（大家都沉着應戰似地望着門外。）

——幕急下——

激 流



印 刷 營 業 所

服 務 務 宗 旨

承辦各種印刷
價格比眾低廉
出品使君滿意
定期刊物不誤

所 址：上海湯恩路瑞慶里
電 話：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請 撥 二 六 七 五 二 轉

中華民國卅年六月十月初版

序幕曲

獨幕劇

每冊實售四角

翻印必究

著者 編輯者 印刷者 發行者 出版者 發行所 總售處

馬

翎

莊

庚信

激流印刷營業所

莊

庚彬

中華影劇研究班

中華影劇研究班

南京路五福弄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兄弟圖書雜誌公司

五洲書報社

82
7132-87
37

7136 87

雷電戲劇叢書之一

編輯者……

沈莊

信庚